

葛屋书店里的一封信 汗漫

来葛屋书店,没看见葛萝攀附于外墙。

“葛屋”,大概是萦绕于书店经营者心头的一个意象。“葛与女萝,施于松柏。”《诗经》中这一句子表明,葛萝更亲近松柏而非墙壁。葛屋书店外墙,是灰色水泥拉毛,质感粗糙,在模拟松柏?中午,阳光透过书店大窗,让玻璃上红绿交加的贴纸分外灿烂,驱散几分春寒。墙壁上悬挂的鲁迅、郁达夫、马尔克斯、聂鲁达等中外作家肖像,黑白色,也微微泛出红晕,似乎获得了生命力,就能走出镜框,重回烟火人间。

军俱乐部旧址、孙科别墅等建筑物,共同组成“上生·新所”这一地标,紧邻上海影城、上海交大(亦即从前的南洋公学)。此地,最初被称为“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”,一九二四年建成,供欧美和中国上流社会人士,前来休闲、社交、滋生恩怨。一九四九年五月,上海解放,市长陈毅指示,此地归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使用,用于疫苗研究、生产。眼下,研究所迁往奉贤,仅仅在“上生·新所”一名里,约略保持存在感。

我曾在某医药企业工作,多年前,来孙科别墅参加过一次会议,主题是药

物研发创新。当时的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主持会议,一头白发下是年轻的面孔,像冬与春在博弈。眼下,他退休,在微信朋友圈发“上生·新所”景观,所配文字是“恍然若梦”。我再来此地晃荡,也恍然若梦。早年,孙科与二夫人蓝妮在此生活,前廊下站立的保镖,大约也如虎一般机警、自负。

我前来参加会议那一日,中午,在这别墅内吃工作餐,听那位所长先生,讲孙科、蓝妮间的情事。

一九三五年春,孙、蓝二人在舞会上相识。蓝妮正处于离婚后的困境。孙与蓝一见钟情。为解除蓝妮担忧,孙科曾写下一封证明信。

“有一封证明信,就能天长地久?幼稚。”所长先生那一日的感慨和表情,我记得很清。他研究疫苗,孙科的一封信,不是疫苗,无法预防情断心恸梦成空。

我看过蓝妮一张照片。很美。一个云南苗族女子,腰肢与旗袍,似彩云流动。她,不是葛萝,孙科也不是松柏。

在书店拣选一番,买了波兰女小说家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的《温柔的讲述者》。一部散文集,关于文学、生活与世界。腰封上,一行推销文字颇动人:“穿透偏见与教条,



早樱 (纸本设色) 庄艺岭

不要熄灭生命里那浪漫的高潮。”其实,所有的书、人,都在与种种偏见和教条作斗争。孙科与蓝妮,在斗争中失败,一段浪漫和高潮就熄灭了。

书店墙壁上,悬挂了二十幅小画:云朵、机翼、森林、海岸线、小舟、冰山……作者是“Smoon”,主题是“一封信”。作者以鼠标和键盘为工具,在电脑中绘就这些画,或者说写下这些信,寄给陌生人,比如我。摆脱言辞,以画面表现一瞬间的情绪和心境,更有感染力?

画旁边,有一封致 Smoon 的信,落款“蒋晖”,摘录如下:

“……上海的秋天真短呀,已经冬天了。郊区大约比市内更冬几分吧?传说滴水湖冬天的风可以把人吹到湖里,我忽然想,你要不要冬游滴水湖,在

湖边的风里拍一张景区标准照,再用 AI 做个北风特效哈哈……我最近没看什么书,日子是 PPT、slide 加 slide,精心构思,毫无新意。我在 slide 空隙中,看了托尔斯泰的家庭食谱,刚刚看完甜点部分,非常自责!在错误的时间选了一本对的书(我相信你明白这句话的含义)。人类理想生活中就应该有一份芒果舒芙蕾、巧克力蛋糕、苹果派或者一杯酒什么的(想到这里长叹一口气)。我现在非常关心你什么时候会读这封信,最好是上床后。会不会回信?我已经在期待。反正你随便写什么都行。毕竟冬天来了。上海的冬天需要写写信收收信什么的。祝冬暖!”

我笑了。“更冬几分”,颇好。“上海的冬天需要写写信、收收信什么的”,也好,有温情与眷恋在焉。在滴水湖边生活的 Smoon,能收到蒋晖从主城区寄来的手写信,而非手机短信,真好。

蒋晖,也是一个温柔的讲述者,语调似乎是女子。如果是男子,更好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有意思的文章《三人三面》,这里的“面”,并非面貌或性格特征,而是实体的面条。作者写她一家三口,丈夫爱吃量多油重的宽面,儿子爱吃辣辣的方便面,她本人则爱吃加了很多蔬菜的清汤挂面。且就餐时间各自不同,因此索性各下各的,各吃各的,互不相扰,其乐融融。这样的生活方式,我很是认同。各种亲密关系中,也许最重要的恰恰不是求同,而是能够存异——让宽面、辣面和清汤面都能在各自的碗里热气腾腾。

读完这篇文章,出门转转。正值春天,又是周末,南京的玄武湖,让人体会到“游人如织”并非文人夸张的形容。年轻时我怕景点的人多,如今却觉得人也是景,甚至是比较自然风景更生动有趣的景。我看到一家三口,母亲四五十岁,穿黑色长大衣,配透明黑色丝袜,细高跟鞋,妆容精致,不像逛公园,倒像赴晚宴,走起路来如风中柳,袅娜多姿。女儿中学生模样,穿着便于出行的浅紫色休闲服与黑色运动裤,白色运动鞋,感觉是吹动母亲的那一缕活泼的春风。父亲则穿着普通的白衬衫、藏青夹克和黑色长裤,典型的公务员风格,估计平时上班也是这么穿。

他们一路走走停停,说说笑笑。这位母亲没有要求女儿穿得更可爱或雅致些,女儿也没有嫌妈妈旅游还要穿得这么讲究麻烦。父亲大概更注意不到穿戴这些事了,不时停下,用专业相机拍路边盛开的郁金香。

正如《三人三面》的作者所总结的:“幸福的家庭,不一定人人相似,也可以个个不同。”这显然是巧用列夫·托尔斯泰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开篇名句: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,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”我们还可以将两个句子融合与扩展:“幸福的社会都是相似的,不必人人相似,可以个个不同。”从饮食穿戴,到性情思想,都可以多元开放,古文中的“三”,本就可以解释为“多”。理想的社会,应当是“美美与共”,甚至“美丑与共”,因为美丑的标准,本就因人而异,随时代而变。



男性的温柔,因稀有而更加动人。

上生·新所内满是游客,着装时尚,妆容精致。孙科别墅、葛屋书店或海军俱乐部,成为拍照的背景,许多人摆出有风致的姿态,被摄影师或亲人的镜头,定格。有一些人在自拍,显得孤单。也有人在直播,对着手机屏幕,讲述孙科、蓝妮的情事:“真是郎才女貌啊……”“英雄救美……”“大难临头各自飞……”不同的讲述,让孙与蓝面目迥异。

出书店,在海军俱乐部二楼咖啡馆坐下,喝一杯拿铁。这四面围合的两层庭院式结构,布满餐厅、茶舍、琴室,坐满客人。此地,曾是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生产车间。底层天井,巨大的游泳池蓝盈盈,像一颗绝情的心,空无一人。当年,那些展臂游泳的欧美水兵、大亨、政客与佳人,消失了。

除了每月有水电煤气费账单出现在邮箱,我多年没收到的一封信。幸而有书在。古人称信札为“书”。反之,一部书,也是一封信,寄给无数陌生人,产生神奇的联结。我拿着《温柔的讲述者》,就是收到了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的一封信。

上海的春天,也需要写写信收收信什么的。

一条长城边的黄狗 戴荣里

那一天去野鸭湖,风大浪高,拍了一群大雁和白鹭,就匆匆地赶去找“豆腐宴”了。保国院长成为我的好友,全因他的土壤学造诣征服了我,这是一位倾向于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农业科学家,与他交流如沐春风。他近几年关注鸟类活动,对一些鸟的习性如数家珍。我第一次知道在我眼里高贵如许的青鹭,有个民间称谓“老等”,把它们那缩颈静等的个性描述得惟妙惟肖。太阳很暖,无奈风浪太大。走着走着,几人商议不能再游逛下去了。野鸭湖要比城里冷上几摄氏度,水中阴处,尚有许多浮冰。

对豆腐宴充满期待,延庆豆腐好吃,我是享受过几次的。汽车穿道过山,七拐八拐,进入一个叫柳沟村的村庄。店家起名很有味道:赏豆轩。庭院上方封闭了玻璃,阳光照得正暖。老板娘削褶皱起来的苹果,入口即有山川味道。点了一瓶“小二”,炕是热的,坐在上面真舒服!老板娘是从河北嫁过来的勤劳妇女,光把豆腐就做出了凉拌豆腐、炸豆包、乱炖豆腐、水煮鱼豆腐等五六道菜,还有羊杂汤、炖猪蹄、花生米等常见菜,配之以烟猪肝、凉拌银耳、萝卜丝,足显一桌民间味道。仅主食就有炸麻团、炸油饼、玉米、红薯、菜包等八九种,数量刚好每人一个。店家实在,长条红薯很好吃。想起少年时曾饱餐过一顿,少有油水的农人,遇到生产队杀羊,肚子吃得滚圆,我依然记着快撑破肚皮的滋味。

这是一个有着四百多年历史的古村,因形似凤凰而称“凤凰村”,村中有很多老槐树,其中一棵和村子的年纪差不多,摸上去,给人摩挲砂石的粗砺感。四百年前,这里就有官兵驻扎。一只不大不小的黄狗尾随着我们,有时又像给我们带路,它领我们去参观了城隍庙,看了城隍庙里的老槐树,城隍神两边的黑脸护神。它领我们看了土围墙遗址,又领我们看了后人挖出的大土坑。从村内到村外,它像一个小小尾巴。老地主的屋子很破旧了,门额上写着“耕读传家”,房上已有衰草,对头的屋脊上,两兽相对。散步有利于消化,那狗却饥肠辘辘,行人遗弃在路旁的碎骨头,它咀嚼起来津津有味。

我与狗有缘,到各地去,总会有狗追我,或许我的上一世就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狗。有的狗对我咆哮,有的狗对我龇牙。这只古村里的老狗,却温顺如斯。它一点也不怕我们,若即若离,一会儿寻找食物,一会儿穿梭在冬青丛里。保国教授去拍摄打捆的秸秆,它就在铁栅栏空格里展示缩筋功,进进出出。等我们行走到那堵与古城门相接的土围墙,它又颠颠地向前面跑了。一只蓝眼的黄猫,倏地从围墙边跳开了,惊恐地看着我。我爬到城门上,它竟也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爬上来。我拍着它,它看着我。我真想变作一条狗,与它做朋友。

人间四月天 徐子芳

新上河图
漫染丹青五彩珠,神州无处不河图。江南水网烟霞满,塞北草原羊奶酥。灯火豪家一湾水,虹桥靓女半胸肤。春光漫溢商街晚,多少繁华眼底趋。
夜来喜雨
春雨江南百万家,清明时节品新茶。柳头麦浪连天涌,村后溪流带梦斜。柳色渐深年味老,世风正暖夕阳昏。无声润物频惊艳,水满长河放汉槎。



游子还乡,最怕看到三件事:故园变小了,父母变老了,邻家小妹出嫁了。父母变老是不自然规律,小妹远嫁是缘分不够,故园变小则是主观感受,因为游子见识了大江大河,小宇宙再也包不住一颗狂野的心。得知东台里开业后,我第一时间去打卡,转了一圈却蒙了:偌大的街区,是哪个魔法师将它压缩在这个商场里的?

老家在崇德路,我出生并在那里住了三十多年。小时候感觉这条路很长,由东向西与东台路、吉安路、普安路、济南路及顺昌路相交,幼儿园、学校、米店、酱油店、煤球店、南货店、裁缝店、浴室、茶馆、老虎灶、烟纸店、里弄食堂、露天菜场……以及至今还在的淮海公园、曙光医院和嵩山路消防队,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,在这里都备齐了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后,平静的东台路突然人声鼎沸,马路两边冒出许多摊棚和简易房屋。明清瓷杂、朱金木雕、钟表相机、西洋家具,五花八门,不奇不有!我经常去淘宝,有过几次“吃仙丹”的惊喜。有一次看到几位香

港明星将豪车停在杀牛公司门口,径直闯入一家铺子:老板,宝贝拿出来!一百多只旧手表哗啦啦堆在玻璃台板上,略作打量,每人一堆。

2013年,包括老家在内的这个街区开始动迁,古玩市场进入倒计时。大德堂是最大的古玩店,告别的时候,老板阿凯请我一帮京剧票友唱了一个晚上,我是吃瓜群众,负责拍手喝彩。在欢歌时我突然想起刚进中学不久,妈妈嘱咐我将家里的七八只110伏的电灯泡,拿到东台路某幢公家房子里换成220伏的。这是上海供电史上不该遗忘的一个细节。

十年后破茧为蝶,比乐中学(旧时的喇格纳小学)这幢富有异国情调的建筑被保留下来,但由于这个地标在平移时调整了角度,崇德路又被太马路覆盖而与西藏南路接通,我有点晕头转向。直到太平洋新天地闪亮登场,我在多次往访后才找回了感觉。

东台里是项目的俗称,“街区+盒子”的开放格局对游客相当友好,南北向的东台路和东西向的浏河口路十字相交,头顶架起一个巨大天棚,游客不必担心风吹雨淋。四幢多层商场伏地魔似的蹲着,时装、健身、户外运动、家居生活、高端美妆等业态对应着年轻人的生活方式,而餐饮和咖啡最能集人气。作为开场锣鼓的豪车展和都市

风尚集市开启了新天地的东扩之旅,入冬后制造的冰雪运动场景更是赚足了眼球。

商场内圈的外墙上设置了十来幅由青年艺术家创作的壁画,以幽默诙谐的调性破译了这个街区鲜为人知的密码:一百年前有个名叫乐滨生的法国人在这里摆摊头播放《洋人大笑》的唱片;住在东台路裕福里的黎锦晖于1927年创作了流行歌曲《毛毛雨》,以爵士乐混搭江南小调,并由他女儿黎明晖首唱成功,灌成唱片后通过私人电台快乐大放送,让市民朋友耳目一新。“评

东台里的雪花 沈嘉禄

弹皇帝”严雪亭看准时机也灌了唱片,让千家万户通过收音机享受到韵味十足的严调。上世纪二十年代在裕福里居住的还有章太炎和夫人汤国梨,现在故居被保留下来,成为西藏南路立面的一个看点。如果在自忠路口稍作张望,可以遥想1910年周湘在西藏南路创办了中西图画函授学堂、上海油画院及背景美术教育习所,这可是上海最早的美术教育机构噢,而这里走出了乌始光、刘海粟、丁悚、陈抱一等艺术大师。

东台里是项目的俗称,“街区+盒子”的开放格局对游客相当友好,南北向的东台路和东西向的浏河口路十字相交,头顶架起一个巨大天棚,游客不必担心风吹雨淋。四幢多层商场伏地魔似的蹲着,时装、健身、户外运动、家居生活、高端美妆等业态对应着年轻人的生活方式,而餐饮和咖啡最能集人气。作为开场锣鼓的豪车展和都市风尚集市开启了新天地的东扩之旅,入冬后制造的冰雪运动场景更是赚足了眼球。

商场内圈的外墙上设置了十来幅由青年艺术家创作的壁画,以幽默诙谐的调性破译了这个街区鲜为人知的密码:一百年前有个名叫乐滨生的法国人在这里摆摊头播放《洋人大笑》的唱片;住在东台路裕福里的黎锦晖于1927年创作了流行歌曲《毛毛雨》,以爵士乐混搭江南小调,并由他女儿黎明晖首唱成功,灌成唱片后通过私人电台快乐大放送,让市民朋友耳目一新。“评

弹皇帝”严雪亭看准时机也灌了唱片,让千家万户通过收音机享受到韵味十足的严调。上世纪二十年代在裕福里居住的还有章太炎和夫人汤国梨,现在故居被保留下来,成为西藏南路立面的一个看点。如果在自忠路口稍作张望,可以遥想1910年周湘在西藏南路创办了中西图画函授学堂、上海油画院及背景美术教育习所,这可是上海最早的美术教育机构噢,而这里走出了乌始光、刘海粟、丁悚、陈抱一等艺术大师。

寒冬的一个晚上,我与朋友在C楼三楼景观座位吃饭,窗外纷纷扬扬飘起雪花。上海有多少年没下雪了?我们激动地奔到楼下,发现原来是场人造雪。啊呀雪花,你是浪漫的都市背景,又是上海人的精神象征。现在春回大地,我更有理由去东台路了,在外摆位喝杯咖啡,等待一场樱花雨出其不意地从天而降。

十日谈

明起刊登一组《抗老生活》,责编:殷健灵